



74
6640
42



D4  
6640  
42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蘇蘇都御桐城方觀承同訂

吉禮一百八

諸侯廟祭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

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一疏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

陳氏禮書孔穎達曰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得立

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

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玉

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

諸侯廟祭

木下中也  
1991  
寄贈

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於禰廟其說無據

蕙田案陳氏謂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與疏不同朱子答汪尚書曰政和之制二昭

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絕矣乃苟可以備

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陳氏為優祭法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

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墀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考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太祖也太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為壇者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墀受祭也

陳氏禮書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鄭氏謂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

右諸侯廟制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先祖及國之用

王制寢不踰廟

詩大雅緜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變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版築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殿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繩也 何氏楷曰作起也亦棚造之謂廟宗廟也曹氏云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面向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右諸侯立廟

大戴禮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

注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攜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所

加鄭元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徙之日君元服從

者皆元服從至於廟注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羣臣如朝位注列於廟門外君入立

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注立於門內宗人擯舉手曰有

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注祝主辭故在左神將遷再

拜興祝聲三日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注言

遷代不言國未忍有之也成廟將徙敢告注幸不奠幣者禮畢矣君及祝再拜興

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注不言

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

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

就車也注皆就車謂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注神車祝為左

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注始自外來樽於西序下注四時之祭在

筵序下是以設樽恒於東方今惟布注先於堂脯醢陳於房中注房西房也諸設洗

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注記因廟土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

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注門左在位者皆

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

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

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日孝嗣侯

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日吉日可以徙於新廟

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注東西侯也祝就在

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閒注走疾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

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

三日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注詩云潔蠲為君及祝再

拜君反位注東廂祝徹反位注西廂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

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注事

徹几筵之等乃曰擇日而祭焉注所以

主藏衣服斂幣

諸侯廟祭



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為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閣上故曰逆祀臣繼君猶子繼父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忘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與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則與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

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陳列太祖前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為兄弟顯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

禘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注善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父祖為喻謂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於禰以致維維之變然後率修常禮文公顛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疏先親而後祖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氏謂莊公為祖其理非也范云文公顛倒祖考則是僖在莊上謂之夷狄猶自不然況乎有道之邦豈其若是

國語夏父弗忌為宗伯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元

諸侯廟祭

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  
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  
常毋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注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  
為穆信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  
曰非昭穆也明者為昭其次為穆明言信有明德當為  
昭閔次之當為穆也以信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

蕙田案昭穆之序百世不易兄弟同昭穆則

同廟異室躋僖為先閔也兄弟叔侄之分不

可以奪君臣而君臣不可以亂昭穆左傳杜

注孔疏說皆不刊詳見前廟祧昭穆條下

又案此魯廟逆祀非禮也

春秋文公十有三年世室壞公羊傳世室魯公之廟

也魯公周公  
子伯禽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疏周公稱  
太廟者即  
世八年禘於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是也魯公稱世  
室者即此經是也羣公稱宮者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此魯公之廟也曷

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

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穀梁傳大室屋壞者

有壞道也譏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

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蕙田案此魯不修廟非禮也

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傳宣公之宮也注以無  
新宮知

宣公之宮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  
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

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  
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廟災三日哭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氏傳孔子在陳

聞火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疏禮諸侯親  
廟四焉高祖之父即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

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書記災也注災不宜立  
疏謂其  
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

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書記災也注災不宜立  
疏謂其  
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

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書記災也注災不宜立  
疏謂其  
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

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書記災也注災不宜立  
疏謂其  
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疏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泣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

王氏安石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不可援文王為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元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此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尚宜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政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明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鞍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者得以大之欲以此周之文武也

蕙田案此魯素廟制非禮也

詩魯頌閟宮有血實實枚枚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禘宮也

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疏毛以為將美僖公先言上地遠神則人亦美嫄之廟豈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述其廟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箋以詩人之作略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矣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閟為名釋詁云豈神慎也俱訓為慎是閟神為神閟與豈字異音同故閟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顯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傳新廟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新廟

荀子宥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

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注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蓋為北堂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注言舊說官致良工因

麗節文注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



其功巧蓋貴文也楊氏曰家語作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與此注少異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

附辨孔氏魯有九廟

王制孔疏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併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

蕙田案魯禘祭文王以周公配即在周公廟中亦猶周禘帝嚳於后稷之廟竝未另立文王之廟謂魯有姜嫄廟蓋據閔宮頌赫赫姜嫄言之然詩乃追述魯所由封而推本后稷之生以上及於姜嫄閔宮非祀姜嫄之詩魯亦何緣有姜嫄之廟孔說非也武宮煬宮旋廢旋立不在廟數魯實有七廟耳

右魯廟

孟子禮曰諸侯耕助以供齊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熊氏曰下齊牛式宗廟文誤當以周禮齊右注為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

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刀羞膾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禮器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鬯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

諸侯朝祭

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  
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  
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  
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  
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  
乎於此乎

祭統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  
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  
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  
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  
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  
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

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  
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  
欲其饗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  
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  
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  
饗之心樂已至必哀

詩召南序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  
失職矣采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博公侯夫人執芣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

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澗之草猶可  
以薦王后則荐菜也之事祭事也

諸侯廟祭

之公侯之宮傳宮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

歸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歸婦髮髻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蕙田案諸侯祭禮其裸獻朝踐饋食酌尸之節皆上同天子已詳時享門至其等殺之微差儀文之小異則經傳無可考見今取傳記之言諸侯祭禮者著於篇學禮者通其意可也至通典所序諸侯祭禮與大夫士同恐未可據故不錄

右諸侯宗廟正祭

禮記王制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禘一牲一祫嘗祫烝祫

蕙田案詳見禘祫門

右諸侯時享植祫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

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太祖即祖廟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約天子

故縣之於中門而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鄭鑄曰恐其不告也故不曰頒正朔而謂之告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

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於廟則如勿朝故曰猶朝者可止之辭以問周禮太史頌告朔於邦國鄭元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口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百又以此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廟諸侯朝廟享朝正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公廢其大而行之小故云猶朝於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元冕以視

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

蕙田案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解已的而後鄭易之謂追享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受朝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以祭法之壇墠有禱釋追享以五廟月祭釋朝享而又以告朔朝廟附會月祭之說故玉藻疏春秋疏穀梁疏公羊疏論語注疏竝從後鄭不知祠禴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禘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

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間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

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注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穀梁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注閏是叢殘之數非皆不用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公羊傳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啖氏助曰公穀言不告月為是非也按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朱子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

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已之辭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傳以為幸其不已之辭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

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

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左氏傳疾也穀

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注每月天子以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朔以羊今公自一月不視朔

至於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公四不視朔公不臣

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釋不朝

正於廟也注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馮氏椅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蕙田案古天子頒正朔於天下均次每月所

行之政以敬授民時諸侯受之王朝藏之祖

廟每月朔則請於祖廟而行政焉此敬天勤

民尊王親祖之義也告朔之文見周禮大史

頒告朔於邦國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春秋文六年十六年左氏公羊穀梁傳竝云

告朔又曰告月見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

又曰視朔見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又曰聽

朔見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其在歲首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是五者稱名不同其禮則一但主乎告廟而言則曰告朔告月朝正主乎聽政而言則曰視朔聽朔言非一端亦各有當而已今以經傳所云告朔者入此卷其云聽朔者別入嘉禮朝賀門

又案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其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祖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羊告廟之禮尊卑之次也春秋譏閏月不告朔蓋一月有一月之政閏雖無常而政有常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不

舉故左氏以為棄時政是也公羊以為天無是月穀梁以喪不數閏為證竝以不當告為說其義非矣告朔必有朝廟之禮春秋書猶朝於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公羊穀梁均以猶為可己之辭豈聖人愛禮之意乎告朔雖有特牲朝廟別無祭禮注疏皆引司尊彝朝享及祭法月祭為說豈知朝享乃大禘之祭且有裸獻朝踐饋食之文其禮煩重非每月可行之事月祭又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無與牽合三禮為一禮則鄭賈孔之誤也

右諸侯宗廟告朔

通典後漢獻帝封曹操為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為王無所改易

圖書集成曹操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而不盥之禮且祭神而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昨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祀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眾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晉書高陽王睦傳睦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武帝受禪封中山王睦自表乞依六蓼祀臬陶卮祀相立廟事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竝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竝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下禮官博議

通典兄弟俱封各得立廟議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臬陶卮祀之祀相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弟俱封今求各立廟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爲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廟之廟羣弟雖竝爲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令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竝也後代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顛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顛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太祖卽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得各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竝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王皆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竝立禰廟恩情兩伸苟議是也詔書所諭恐非禮意令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伸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竝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竝

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竝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世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尊宗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苟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爲長旣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竝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苟暢之議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衛將軍虞喜以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



重應各立廟禪謂為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為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僭宗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厲是為榮之非許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

宋庠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糾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物無所加唯昆弟之為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立三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

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徐以弟祿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為可兩祭由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蕙田案兄弟並封祭歸嫡子無兩國並祭之禮劉喜虞喜之說同為正義至諸侯奪宗蓋又別自為義不得牽混

宗元案兄弟並封祭歸嫡子固宗法之常禮之正也然是乃但有封爵未嘗建國則同在京師自可助祭於宗子之家耳若遂建國則必宗廟與社稷並建方成為國豈有有社稷而無宗廟之國耶此禮不知如何夫王子出

封則諸侯不得祖天子固不得立廟既非王子則或援宗子去國之禮而用庶子攝祭之儀但少減殺其數仍與宗法不亂其亦可通歟且王子始封竟曠世無宗廟亦恐非體或立廟而姑虛其位抑別有法以通之耶謹識所疑以俟明禮者正之

通典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荀氏祠制云今祭六代木立廟斃以廟事為祭

室須立廟如制備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

行事為祭五廟諸畢耶按儀視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闕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覺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闕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為宰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

知禮賀循祭義云祭以首時及臘臘首時者四時之初月歲凡五祭將

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

於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

施位范注祀禮云凡夫婦者皆同席貴賤同也兄弟同席謂未婚也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

之夕及腊鼎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祖舌充主

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饔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

酒醴無於房戶牲皆體解平明設几筵東面為神位進

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醑禮一

獻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其次長

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眾

賓兄弟行酌一福而止徹神俎羹飯為賓食食物如祭

餽畢酌醑一周止佐徹神饋饌於室中西北隅以為厭

祭既設閉牖戶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

賓祭日主人羣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  
為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  
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  
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

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六  
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  
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  
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  
亞於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  
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

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 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  
曰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  
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代不  
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沖幼紹位未踰年  
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  
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  
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又問曾祖

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為士子為諸侯尸  
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為士應自入恭侯廟也  
邵戢議桓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  
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  
君之孫則封君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  
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元孫則封君之父親盡廟毀封君  
元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  
數於是始備至封君元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  
子元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

蕙田案孫毓議極是可為諸侯宗廟之準繩  
矣

咸甯三年燕國遷廟主當之國博士孫繁議按禮凡告  
事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簞笥載以齋車即古之金輅也

每舍奠焉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無齋車當以犢車二主同載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遷掌奉主祔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停主車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卽安之

蕙田案此遷廟議不悖於古

宋劉裕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冲王年穉無後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爲當他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旣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旣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

得祔於天子冲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

蕙田案冲王殤祔諸祖之廟爲王者徐議是孝武帝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旣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暮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帙使上卿主祭王旣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之而國尙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蔚之議爲允詔可

蕙田案始封無後暫祔王廟上卿主祭侯立

後立廟此議甚允

通典大明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制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內不祀尋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之例者與不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嗣未知疎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敬詔可

宋書禮志大明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爲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爲於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爲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實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爲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通關博議以爰議爲允令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祔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卽還新廟未

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蕙田案此與前庾蔚之議同

北魏書禮志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按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元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元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

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元云謂後世  
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  
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  
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  
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  
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  
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  
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以猶在祖  
位故唯祀徵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  
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  
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  
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遠見遷毀且三世以前  
廟及於五元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

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啟河山傳  
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  
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爲太祖而尙在禰位  
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  
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  
責實理貴允當考勅宗祊得禮爲美不可苟薦虛名取  
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爲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  
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烝嘗  
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  
之禮五禮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  
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  
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  
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得併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

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  
祧孫卿曰有天子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  
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  
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  
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待中太  
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  
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竝是後世追論備  
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今相國秦公初構  
國廟追立神位惟當仰祀二昭二穆上及高曾四世而  
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  
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  
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

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至於高  
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  
之成事方今之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  
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  
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  
位耳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  
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

蕙田案王延業謂高祖之父不當立廟義本  
注疏其理為長虛觀欲以高祖之父權升太  
祖廟遞遷而遞毀之義無稽據擇左盧右王  
所見最的

孝靜帝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  
制兼度支尙書崔昂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

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  
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  
室厦頭徘徊鳴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  
耐祭儀法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  
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  
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墻四面皆  
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  
門墻竝用楮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  
典祠廡併廚宰東爲廟長廡併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  
之所詔從之  
隋書禮儀志後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二品  
以上皆祀五世牲用太牢  
通典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

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

文獻通考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鞞

廟

德宗貞元十三年敕贈太傅馬燧耐廟宜令所司供少

牢仍給鹵簿

燧北平壯武王

宋史禮志高宗時太傅昭慶節度平樂郡王韋淵請建  
家廟賜以祭器

文獻通考宋清熙五年權戶部尙書韓彥古請以臨安  
前洋街賜第建父世忠家廟就賜舍宇房縉以給歲時  
祭祀之用輔臣論世忠廟器中書舍人陳騏以禮難行  
駁之上問本朝羣臣廟制如何賜器如何時趙雄等奏  
仁宗雖因敕論建廟未暇行也唯文彥博曾酌唐制爲  
之未嘗賜器政和始命禮制局範銅以錫宰臣蔡京等



紹興又用京例賜秦檜其張俊楊存中吳璘輩皆援檜以請上曰漢唐而下既未有賜祭器者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命禮官攷歷代及本朝之制八年十月乙卯中書舍人崔敦詩謂中興廟器斷自宸衷改用竹木省去雕文然一啟其端援者必眾謂宜詳講必傳古義乃協今宜禮賜圭瓚然後為鬯蓋諸侯嗣位不敢專祭待命於天子必賜以圭瓚者祭祀交神唯灌為重舉其重以賜之而餘得自用初不盡賜之也臣謂銅為祭器可以傳遠今以竹木為之壞而不易則墜上之賜易而自製則棄君之命宜略倣古制命有司鑄爵勺各一賜之餘俾禮官定當用之式續圖以畀俾自製以竹木從之甯宗嘉泰元年太傅永興節度平原郡王韓侂胄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而臣居止粗備家廟猶闕請

下禮官考其制俾自建之類祭器之式以竹木製毋紊有司詔下禮官討論每位以遵豆皆十有二簋簋皆四壺尊壺疊錒豆俎登洗皆二爵坫燭臺皆三坫一及巾杓篚以髹匣載以腰輿束以紫條請下文思院製紫細帶與皆十二十大父循忠烈王俊書勛盟府請以賜第舊址建家廟乞討論其制命文思院鑄誌祭器以賜詔令遵韓世忠廟器之制

開禧三年忠州刺史劉伯震奏祖卹武僖王光世復辟功請以賜第舊址立家廟從之  
王圻續通考孔氏家廟在衢州府西宣聖四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為家廟賜田奉祀

明太祖洪武二年立滁陽王廟以祀郭子興至是又立廟墓次祀之以其鄰家宥氏世爲奉祀守王墳十六年冬十一月立楊王祠於墓次命有司歲春秋祀之楊王溥皇后父陳某先是立祠太廟東歲遣大臣祀已而中都守臣上言公葬地在下縣盱眙宜崇華表兼建廟祠太祖曰朕固聞之命中書省建廟盱眙墓次樹神道碑令儒臣宋濂撰文仍設祠祭署及灑掃戶五家癸亥冬敕立滁陽王廟碑於墓所先是廟成上親稿王事實召太常司丞張來儀撰碑文稱王勇悍善戰唯不屈人下初元亂上避兵入濠王識上非常人遂以孝慈皇后妻之且屬以兵事多密謀以故上起兵定天下王之力也後王卒歸葬滁州王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一女入爲上

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洪武元年上正大位追思實帝業所始乃封爲滁陽王建廟墓所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至是敕賜樹碑是年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孝慈皇后父也王缺嗣息至是追封爲王妻鄭氏爲徐王夫人祠廟立於太廟東以祭旣而稽古無文乃卽王所生里立廟命有司春秋祭之禮部陶凱撰文立石仍設祠祭署以王鄰家武氏世爲奉祠守王墳灑掃戶九十家

蕙田案自漢而後封建不復常行王朝卿士雖位極班聯而無分茅胙土之實此古今一大殊制也朱子答汪尙書曰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

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此論似為得宜通典諸侯士大夫祭禮合為一門通考雖分為二然以未封爵之卿士俱入諸侯門似為未協今竊取朱子之意以晉爵為王者列於諸侯餘五等則歸一品二品班大夫士廟祭焉

右漢至明諸侯廟祭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八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詹憲纂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景曾

李太僕總纂蘇郡衡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崇元

吉禮一百九

大夫士廟祭

禮記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疏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證此太祖是別子也非諸侯之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云註非別子始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太祖以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繼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太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鄉

即大夫總號故春秋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鄆入於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陳氏禮書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為周大夫之制誤也孔穎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卿即大夫也故春秋殺卿皆曰大夫其三公之廟與諸侯同於理或然

朱子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疏按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一廟也

朱子或問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

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礪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楸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台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

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

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  
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  
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  
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蕙田案注謂大夫士無主非也詳見後立主條

朱子語錄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  
不及祖矣毋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澤淺其理自當  
如此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卻是違禮曰  
雖祭三代卻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  
體面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  
以一室為之 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  
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曰自天子  
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  
須如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

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  
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是為  
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  
又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  
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  
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  
本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  
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楊氏復曰前一條謂澤有淺深則制有隆殺其分異也後一條謂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高祖其理同也

文獻通考馬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  
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  
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為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  
說當矣愚又嘗考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

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爲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身全無

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既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爲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卽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

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出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尤嚴於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爲是者蓋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爲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

雖拘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爲諉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爲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或曰此爲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他國而爲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他國有他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為壇以祭此二條正為起自匹庶與來自他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為諸侯孔子宋人而事魯為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為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為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為大夫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為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為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

蕙田案封君別子有不可立廟者而祖考之祭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自有司其祭者馬氏闡發至此可謂

精矣其謂後世宗法既亡不得執二廟一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古今異宜當隨時為之損益意亦甚善然此仍泥乎一廟祭禰二廟祭祖之說而不知二廟一廟者之或祭及高祖或不及高祖皆當以宗法而定也蓋廟數以兩而降係乎貴賤而不定宗法以五為斷不係貴賤而有定兩者並行不悖以無定之廟合有定之宗不以廟多而有加乎宗亦不以廟少而有損乎宗此古今之通義又何異宜損益之足云

萬氏斯大曰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歷稽經傳以明之一徵之於祀典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大夫士不得常祫祫而及於高祖



則其平時奉祀者必自高祖而下但殖祭而不祫耳  
彼天子諸侯之祫皆其常祭之祖苟大夫士不得祭  
高祖祫時又何以得及之乎再徵之於耐禮小記曰  
大夫士之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  
以其昭穆夫與已同昭穆者祖也與祖同昭穆者高  
祖也中一以上則高祖姑矣耐於高祖姑則高祖有  
廟矣無廟不得祀宜也有廟而何以不得祀之乎更  
徵之於服制喪服爲曾祖齊衰三月注爲高祖服同  
蓋於族祖父母有緦麻之服推而得之其言是也又  
父爲長子三年爲適孫期所以然者以其傳重也然  
則設不幸而子孫亡適曾元孫承重於高曾亦應爲  
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卽遷之而不祀是豈禮之  
所安乎復徵之於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太祖之廟而三夫太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遷  
則高祖之廟自當以恩立而親盡乃毀苟上祭始祖  
下祭祖禰而不及高曾是爲隆於義而薄於恩且將  
與知母而不知父者同類而並譏之矣本程豈聖人之  
所許乎卽還證之於宗法大傳曰宗其繼高祖者五  
世則遷者也夫惟適元孫之得祭高祖而族人之不  
得祭者悉宗之以祭故有繼高祖之宗苟祭止及於  
祖禰則惟有繼祖之宗而無繼曾祖繼高祖之  
宗矣然則經何以言宗其繼高祖者哉且所謂遷者  
謂遷廟而不祀也遷廟而始不祀則未遷而猶祀也  
又何疑乎先儒泥小記庶子不祭禰不祭祖之文謂  
大夫士祭不及高曾唯程子謂天子至士庶五服上  
至於高祖其廟祭也亦必上及於高祖斯言深合禮

意惜未能明指禮文而見其然耳然則大夫之祭與諸侯無別乎蓋諸侯廟有五而大夫廟止於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士之二廟者其昭穆如大夫而無太祖官師一廟者就中自為昭穆而追其四親此所謂別同異也大夫之祫何以不及太祖乎蓋祫於太祖則已類乎君故止及於高祖而太祖唯行牲祭此所謂別嫌疑也

蕙田案大夫士宗法立廟之禮繼禰小宗宜立一禰廟繼祖小宗宜立祖禰二廟繼曾祖小宗宜立曾祖廟為三廟繼高祖小宗又宜立高祖廟為四親廟繼別大宗宜立始祖廟統凡五廟然惟諸侯具五廟大夫則三廟士則二廟官師一廟而已說者謂一廟無祖廟

二廟無曾祖廟三廟有太祖廟而無曾高二祖廟則王制之廟數不與宗法相刺謬乎曰非然也程子云三廟二廟一廟雖不同皆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此為至論萬氏詳考而證明之為不易矣蓋廟之體制相同而貴賤之多少有等惟天子諸侯每世一廟每廟一主若大夫士不必皆一廟一主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專指繼別之大宗而為大夫者言之以發凡起例耳以義揆之繼別大宗而為大夫者得立三廟太祖廟一則一主親廟二則一昭一穆每廟二主父曾一廟祖高廟也若非繼別大宗不得立太祖廟繼禰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小宗止得立一廟繼祖小宗止得立祖禰二廟猶皆每廟一主至繼曾祖小宗則又以父祔於第一廟繼高祖小宗則以父祔於第二廟而每廟二主矣祭法云適士二廟以王制推之太祖廟一親廟一此惟大宗為然若小宗不立太祖廟止得立一親廟則繼禰小宗廟惟一主繼祖小宗一廟二主繼曾祖小宗一廟三主繼高祖小宗一廟四主而廟有二主三主四主矣祭法又云官師一廟蓋無太祖如有之則一廟而五主矣其主在廟中則或以高祖居奧而昭穆南北向倣古制也或同堂異室而自西而東鬼神尚右也別見朱子家禮如此則王制與宗法相符鄭氏不知

此於不祭祖則曰宗子庶子俱為適士於不祭禰則曰宗子庶子俱為下士牽制格礙理難通矣

辨郝氏敬大夫難立三廟

郝氏敬曰大夫必立三廟則大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廟不多於民居乎若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且父為大夫子為士則俟與條毀祖考席不

任氏啟運曰大夫之廟必立於宗子之家宗子為大夫則主其祭宗子不為大夫而庶子為大夫則宗子攝其祭禮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也大夫身為父之適則立禰廟於家而祖之祭猶宗子主之為祖之適則立祖禰二廟於家而曾祖之祭猶宗子主之禮所謂齊而宗敬終事而私祭也烏有父子兄弟各立三廟及皆立廟于宗子家者乎宗子去國而庶子

無大夫則以廟行庶子居者為壇望墓以祭宗子去國而庶子為大夫則大夫攝其祭宗子庶子皆非大夫而曾祖為大夫則其廟未毀但薦而不祭耳烏有倏興倏毀者乎郝氏訾禮類多妄談不可不辨

右大夫士廟制

禮記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

注有事有所事也疏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

郊特牲直祭祝於主

注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年饋食之為也疏言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於西圃

注使副車還取廟上西圃孔氏廟所在祔藏主石函

陳氏禮書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祔孰謂大夫士無主乎

辨注疏諸家大夫士廟無主

交獻通考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土結前為敢許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於西圃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鄭駁云少年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前為敢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祔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未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春秋哀十六年左傳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祔於西圃孔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元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不禘禘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為之非禮也鄭元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耳按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姑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主耳

通典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祔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

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北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樞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設主著於

逸禮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間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待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理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詔依懌議

汪氏琬大夫士廟當有主說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爲有主一以爲無主謂之無主者鄭元許慎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

足矣廟何爲者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爲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茆爲菴此不根之辭以臆勑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奈何予又曰經不明言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並非指天子諸侯爲說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祔之舉以爲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祔

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宜何如按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修短宜略與重仿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蕙田案坊記祭祀有尸宗廟有主夫尸暫也祭則有之主常也廟必有主尸與主皆所以依神祭既有尸廟必有主明矣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不可謂非確據也張子曰有廟卽當有主蓋廟者主之廟也主者廟之主也言廟則主見矣乃鄭康成許慎忽爲大夫士無廟主之說徐邈清河王懌及近世汪氏辨之特詳鄭氏云然以儀禮特牲少牢未明

言之故耳今考鄭注郊特牲直祭祝于主云  
謂薦熟時如特牲少牢之爲也則鄭固已據  
儀禮而釋之矣少牢禮祝酌奠主人再拜稽  
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是時鼎俎既  
陳設黍稷薦錫毛謂之陰厭尸尚未入室也  
西面者向奧也宗廟之主設於奧故主人向  
而拜之若無主則主人何所憑而西面又何  
所憑而拜祝又何所憑而祝乎且尸以主分  
廟以主別無主則一廟二廟三廟祖考何以  
別邪左傳云祔而作主記妾祔於妾祖姑亡  
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祔於高祖之  
廟矣妾祔有主祖反無主邪況神之憑依也  
自設重而已然故曰重主道也公羊曰虞主

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于虞吉主于練  
蓋神不可一日無依故始死依重既虞則重  
埋而桑主作練則桑主埋而栗主作栗主吉  
主也祔廟故稱吉若不祔何吉之云重與主  
皆神之所依豈有依在喪而不依在廟乎此  
皆理之所必無者夫儀禮之言尸不言主者  
尸動象也主靜者也動則迎之安之坐於堂  
入於室有獻有酢有飽有醕不得不詳若主  
本在廟室之奧藏之祔設之几筵拜之而已  
祝之而已何必明言以舉之邪況主尊尊則  
宜諱通典曰主在尸之南是主也尸也皆神  
也一言尸而主在矣又何必言  
觀承案禮有無廟無主廟之有主本無可

疑況以尺寸長短差次其間則公卿大夫士亦不至略無等殺固可見之施行而無嫌也

右大夫士廟主

詩召南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朱子集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室牖下

室西南隅所謂奧也

劉氏璋曰諸侯之庶子為別子別子之嫡子為大宗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

無主婦可也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程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

方氏慤曰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主祭於外主婦則助之於內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內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

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注夫婦皆齊當

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疏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私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小宗子亦然

張子曰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焉謂如父有二子幼

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

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此是公祭祭祖則

為公祭對祖而言則祭父為私祭其他推此皆然

陳氏澠曰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

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

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

謂陽厭陰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

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大夫士廟祭



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馬氏晞孟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

陳氏禮書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為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飫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元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特牲禮則陽厭之略可知也

蕙田案以上宗子常祭之法宗子兼大宗小宗言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大宗主別子之祭小宗主高祖之祭小宗宗大宗則

助祭於大宗之廟宗小宗者則助祭於小宗之廟也陽厭陰厭皆宗子之祭詳見諸侯宗廟條

禮記王制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

不祭從生者謂祭奠之牲器疏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謂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鄭云奠者自吉祭之奠耳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注明其尊宗以為本也禘者正是推本宗適明有所宗也此言父庶則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鄭云禘則不祭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禘之適也雖正為禘適而于祖猶為庶故禘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

庶子不祭禘者明其宗也注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禘廟也雖庶人亦然

應氏鏞曰注適士下士之說立言初意恐不在是

蕙田案廟制宗法雖并行不悖卻是兩事支子不祭明宗法也與廟制無涉注疏多牽涉以釋祭禮總不知廟數有定而宗法自有常耳應氏說是

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陳氏禮書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又止言不祭兼大宗小宗而明之也

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為之說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小記鄭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

蕙田案以上支子不祭之正法為小宗者不得祭別子之大宗為小宗之庶者不得祭小

宗之祖禰也

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注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禰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于已也

朱子曰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畢竟未安向見范氏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榜於位祭訖焚之不得已此式可采用然禮文物亦當少損于長子但或一獻無祝可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

某薦其常事注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言庶使若可以祭然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禴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

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禴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

方氏慤曰宗子為之正庶子為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眾婦為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為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

蕙田案士一廟二廟大夫當立三廟今庶子

為大夫不得立廟重宗法也祭於宗子之家

則宗子之廟不止祖禴矣此士廟得祭曾祖

之明證也而注疏乃云寄曾祖廟於宗子之

家因拘泥而生穿鑿何其舛也明文衡有云

寄廟之說經無明文是崔氏臆說當矣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

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

不配注皆辟正主厭厭厭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亨是陰厭也尸饗之後徹薦俎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

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假不假主人也綏周禮作嚶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好配某氏說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為攝主不敢備禮案少牢特牲禮祝酌奠于

于西北隅門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者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為釋祭亦為陽厭也厭是神之厭厭今攝主謙退不為陽厭似若神未厭厭然也

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

陳氏結集說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于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于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于賓也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

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

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

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為壇謂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遊正主

也宗子死言祭于家容無廟也稱名不言孝者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故云身沒而已子游之徒用此禮祭也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疏

此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  
陳氏滸集說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于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

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一者當從祖耐食而已不祭食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宗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殤祭之

### 蕙田案以上支子祭宗廟之權法

又案宗法祭禮大宗祭太祖之廟一也小宗繼高祖者得祭高祖之廟繼曾祖者得祭曾祖之廟繼祖者得祭祖廟繼禰者得祭禰廟二也凡支子不為後者皆不得立廟主祭三也支子助祭於宗子之家四也有故而祭必告於宗子五也宗子為士支子為大夫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六也宗子去國支子攝祭不備禮七也庶子無爵則望墓為壇八也宗子有厭祭支子不祭殤與無後九也凡此皆以宗法定祭禮大夫士皆統之不關三廟二廟一廟也無一廟祭禰二廟祭祖三廟祭曾祖之異也論禮者尊經而屈注疏可也

### 右宗法祭禮

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趙氏伯循曰有省謂有功往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

方氏慤曰大夫止于三廟士止于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祿然後及之故曰干祿及其高祖祿人君之祭非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葉氏夢得曰古者諸侯有祿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禘天子之事也祿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祿然有大功見祭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祿其毀主

### 蕙田案此祿祭時祭之等差

五禮通考卷三見大夫士廟祭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

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鄭言大夫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然天子諸侯不皆用羔亦用餘牲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方氏慤曰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而已

蕙田案此有田無田之等差

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注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

疏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注惟無主田者不祭

蕙田案此先後貴賤之等差

春秋桓八年公羊傳春日祠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士

注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禘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豚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蕙田案傳云士不及前四者云云以士亦有

祠禘嘗烝四祭不幾於僭乎蓋再祭再薦亦彷彿是四者之義傳因上文而順言之耳何注自無大夫士有祭堂祭室之異案儀禮特牲少牢皆室中饋食之事無堂上朝踐之事若指饋尸於堂言則饋尸止當得繹祭並非正祭未免附會

邱濟大學衍義補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族而好禮者無祭田苟有祿食及有財產者皆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

蕙田案此據公羊注有四祭三祭再祭之等差然於經無考

右祭禮等差

曲禮士祭其先疏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

程子曰冬至祭始祖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立春祭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朱子語錄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卻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 余正父謂祭始祖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必有太祖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

天學衍義補邱氏濬曰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立為二祭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惟宜行立春一祭

蕙田案程子有始祖先祖之祭朱子以其似僭而廢之是也竊嘗思之古今異宜其禮當以義起程子所云厥初生民之祖者理屬茫渺於經無據若今人家之始祖其義與宗法之別子同者固當祭也何則古之所謂始祖者在諸侯則始封者也在大夫士則別子也別子有三後世封建不行則為有國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勳爵至王公者雖無土地宜與古諸侯等則其子孫宜奉為始祖而祭之矣又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

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為始遷之祖  
與古別子之公子自他國而來者無異是亦  
宜奉為祖而祭之矣若崛起而為公卿者雖  
不可同於諸侯亦宜與古之九命八命七命  
者等其子孫奉為始祖亦與古人別子之義  
相合朱子所云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  
皆不變其初來姓號者非即此類乎故或建  
為宗祠或合為家廟凡屬子姓羣聚萃處其  
中有宗法者大宗奉之因為百世不遷之祖  
倘宗法未立或大宗無後則諸小宗擇其長  
且貴與賢者祭則主其獻奠原與祭別子之  
義相符不可以士大夫不得祭始祖而謂之  
為僭也惟程子謂立春祭始祖以下之祖則

不可行耳邱氏以累世同爨者通之則庶幾  
乎

觀承案始祖先祖之祭誠然似僭難行邱氏  
以累世同居者通之今更以宗法別子之例  
廣之洵斟酌盡善矣愚謂更有可廣者先世  
有德行道藝聞於時雖爵位不顯是亦古之  
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而子孫豈不  
可以俎豆終古也邪

右祭始祖先祖

禮記喪服小記士大夫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

妻祔於諸祖姑疏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張子曰祔葬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祔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乃天地之大義夫豈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得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附  
雖為同穴同凡筵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禍以首妻繼室別  
為一所可也

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  
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  
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  
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  
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  
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  
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  
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  
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  
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  
將有所柅阻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

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蕙田案天地之道陽奇陰偶故易稱貫魚書  
嬪二女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詩之樛木螽斯  
明后妃不妬忌之德禮稱宗子雖七十無無  
主婦蓋娶妻之道奉祭祀一也重嗣續二也  
成家室三也豈止一配偶之義云爾哉況記  
明言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則再娶之祔廟審矣朱子以唐人之議為允  
豈非千古之定論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

陳氏澣曰虞卒  
哭在寢祭婦也

雜記婦祔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  
妃注夫所附之妃  
於婦則祖姑



陳氏澹曰昭穆之妃亦謂  
間一代而耐高祖之妃也

曲禮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餽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

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

朱子語錄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此承上面餽餘不祭說蓋謂餽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餽餘矣雖熟之以薦祖考可也賜食則或為餽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夫祭妻亦當拜

學齋帖畢禮記云餽餘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合為一義而本注乃於餽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曰餽禮輕故不敢祭於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不祭則是以夫與父不得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生釐正之以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此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餽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餽夫之餘子可餽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餽餘而祭之為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儒薄夫乃有泥古注而不祭妻子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曰知饗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

蕙田案父之於子夫之於妻分雖有尊卑然喪服父為長子三年夫於妻齊衰期父之斬傳重也夫之期齊體也服猶如是而況祭乎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注在寢祭婦也的確證甯人之說非矣當以朱子為正

### 右夫祭妻

禮記喪服小記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

同列也 耐妾耐於妾祖姑者耐夫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閒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耐於高祖之妾也凡耐必昭穆同曾祖非夫也

方氏慤曰凡耐以廟為正故言耐廟則不言廟

欽定義疏又案此言妾耐於妾祖姑下又言庶母不世

祭夫祔以為祭也將從其昭穆之次故先祔之妾母不世祭則妾祖姑已不祭矣祔之何為雜記云主妾之喪得自祔至練祥使其子主之則不可謂妾母無祔食之禮也穀梁傳云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韋公肅云隱公母聲子不入魯惠公廟妾也胡氏安國云孟子已入惠公廟仲子祭享無所故別立一宮祀之隱公不為己母聲子立廟明已特攝耳非君也桓公未立而為其母仲子立廟明將為君也是諸侯得為其生母立廟矣春秋書初獻六羽是妾母雖立廟其祭視適母降一等其言不世祭者非必子立之而孫遂毀之或薦而不祭至親盡乃遷乎若大夫士則斷無立妾廟之理蓋祔有二有初以班祔至新主入廟而所祔之主已遷

上一廟者如三昭三穆之遞遷也有祔之而即隨之食者如殤與無後之從祖祔食也妾子非君安得為妾母立廟則此祔妾祖姑者有廟即於其廟祔食無廟則為壇祔之而祭於次寢祔食與

蕙田案拘廟制者謂大夫不得祭高祖觀此則高祖有廟祭明矣泥於子祭於孫止者謂妾母不世祭觀此則高祖之妾曾孫猶得祔祭也祔謂祔於廟

欽定義疏謂有廟即於其廟祔得經旨矣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凡妾下女君一等

陳氏滄曰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是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嫡祖姑女君謂嫡祖姑也方氏慈曰妾祔適嫌於隆故易牲而祭示其殺焉

欽定義疏喪服女君俱指適妻言祖姑及高祖姑俱無

妾可耐則遂於適妻耐之生既相依死亦相耐禮之變也鄭以適祖姑言之誤矣妾牲當下女君一等今耐於女君故易女君牲猶士耐於大夫而易大夫牲也方謂易牲示殺其說未明

蕙田案耐於女君則不惟耐於妾而且耐於嫡矣嫡豈亦為壇以祭乎易牲說義疏精矣宗元案易牲說義疏之解精矣女君之說亦比鄭氏為當然或女君尚在而妾當耐食則嫡祖姑亦可以女君統之似兼此而義益備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耐

耐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疏妾卑賤得主之者在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以其耐祭於祖姑尊祖故自耐也妾合耐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耐於女君可也 方氏慈曰妾之喪耐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耐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

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疏祭慈母即所謂承

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為其母也既非其正故惟子祭之而孫則否

應氏鏞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為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文為庶母為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槩言也

彭氏汝礪曰案春秋隱五年穀梁傳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此謂庶子為君者為己母如此蓋謂已既為君後當奉宗廟不得自主已私祭也然亦未嘗不使公子主之若已於慈母庶母既為之後或為所生子則非特子當祭孫亦當祭以意逆之或是已於庶母慈已者有恩及庶兄庶弟之母是父之妾有子者皆當耐祭之易

世之後則不世祭與質之儀禮喪服傳有君子子於庶母慈已者義服小功眾子為庶母有子者義服總麻此二母於已祭之不世祭可

蕙田案妾母與慈母並言皆非已身之母疏以妾母為庶子自為其母非也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孟子王子有其母死者二經皆稱所生母曰其母而不曰妾母妾母之耐蓋從嫡子言之而非庶子所得自稱其生母也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亦指嫡子嫡孫言若身所自出之母至孫便不祭則經亦不當有耐妾祖姑耐女君之文矣應氏彭氏說極有見

春秋隱公五年穀梁傳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

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注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

子為君其母得同夫人之禮今穀梁知不然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元云公于君之庶子是貴賤之序嫡庶全別安得庶子為君即同嫡夫人乎故穀梁子以為於子祭於孫止  
朱氏董祥曰經言妾母不世祭者謂祀妾之禮當殺不得同於女君傳注子祭而孫不祭遂令賢者不祀其祖妾不肖者反致僭祭並於祖嫡安得謂之禮哉小記本文曰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其言耐於妾祖姑則祖妾為之耐食矣無則中一以上而耐則高曾之妾皆耐食焉胡為子與孫有異乎曰然則稱不世祭何邪曰不世祭者非唯孫不為祭其子亦不得祭之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妾易牲則不得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絕之而不祀邪

蕙田案於子祭於孫止即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此蓋嫡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為君者言穀梁氏誤引耳朱氏引小記本文以破子祭孫止之說則是而以薦而不祭解不世祭則未確易牲易女君之牲耳況祭與薦雖有有牲無牲有尸無尸之別統

言之俱可謂之祭也

朱子語錄妣者媿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  
文集答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  
祭於何所附於何所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  
註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  
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又問禮記曰妾母  
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附於妾祖姑既不世  
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附邪不  
知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  
更詢考也又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  
何稱自稱云何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  
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蕙田案妾母之附廟經有明文語錄載竇文

卿之問題主稱母則既答之矣而祭於何所  
附於何所則引程子之言註於其下者朱子  
蓋無以處此而姑引此以當之則亦未能信  
其必然也竊謂室有東西廂曰廟東西廂亦  
廟也既曰附廟則不在私室明矣其或在東  
西廂與又問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疑  
而俟考疑者將考其世數則其有世祭明矣  
竊謂妾附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附則  
高祖之妾猶祭也高祖以上祧主也增一世  
則高祖亦祧矣然則從食者其亦從祧乎又  
云孫祭妾祖母自稱孫無疑明孫當祭也妾  
母之祭久無定論今考之於古則有經文是  
禮之當然也質之儒者則有朱子之說是情

之自然也

欽定義疏謂耐廟而食親盡乃遷得情理之中議

禮者當有所折衷矣

語類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證當時雖是眾人爭得佳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徐氏乾學曰妾母無廟於子祭於孫止安所得祖妾之廟而耐之祖妾且無廟安所得高祖之妾乎凡若此者高祖之說固不可通就廟以祭亦有難行惟是即寢立尸設當耐者之主與新死者共祭之猶夫始祖所自之帝本自無主因祭則設之也孔氏疏云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者為壇耐之耳斯壇也不在寢安在乎耐妾可為壇餘親視此矣

蕙田案徐氏說妾母無廟非也妾母耐廟而食非謂有廟也又謂為壇於寢祭之亦非也為壇而祭亦當在廟寢安可有壇也既不本於經文又不徵之先儒之論毋乃武斷邪

右妾母耐祭

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

陳氏澠曰上中下殤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昏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己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己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耐食

蕙田案注疏見前宗法祭禮條

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蕙田案注疏見前太子廟祭

陳氏滂曰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戶之明白處其尊則設於東房是謂陽厭也

宋子語錄黃義剛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

欽定義疏士大夫常祭之外當有殤與無後之祭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若不祭曾祖則諸父之無後者於何祔之此亦可見士雖一廟或二廟而所祭不止於祖祔大夫三廟而所祭必及於高曾也鄭注云其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然則殤與無後之祭其別日與曾子問謂宗子殤其吉祭特牲不舉肺無胙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云是宗子

殤祭之於奧之禮脫於祭祖祔時祔之則奧既為祖禩之所棲不得又為殤之所棲且同有牲俎難於陳設也若謂祭畢更行厭祭則自質明以至晏朝亦云勞矣尙堪再舉乎以此推之則宜於祭後之次日舉殤與無後之祭而所謂祔者第於其昭穆相當之廟祭之即謂之祔耳非必同時也曾子問又云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意其宗子殤與凡殤並有者並祭之一設於奧為陰一設於屋漏為陽如食間之頃乃徹之與攝主不厭祭則無此矣無元酒者為陰厭又見特牲少牢之初有元酒者之非陰厭也尊於東房者為陽厭又見特牲與大夫不賓尸之末納一尊於室中者之非陽厭也

蕙田案陽厭陰厭見曾子問是專指祭宗子  
殤及凡殤而言至特牲少牢之未迎尸而設  
饌享神及佐食徹俎改設於西北隅以享神  
註疏亦謂之陰厭陽厭先儒多從之今於儀  
禮本篇亦未便輒易其說細思之曾子問但  
言厭祭無尸非謂尸不在而即謂之厭祭也  
厭祭專屬於祭殤與無後無疑  
欽定義疏洵足以破前人之窠臼矣  
右殤與無後者耐祭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鳳曾

李太保總督蘇郡都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臬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十

大夫士廟祭

儀禮特牲饋食禮

鄭目錄云謂諸侯之士祭祖廟於五禮屬吉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上也祭法云適土一廟官師一廟官師謂中下之士祖廟共廟亦兼祭祖故祖廟俱言也無問一廟一廟皆先祭祖後祭廟若祭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以此

及少牢唯筮一日明不分日祭也  
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士祭其祖之禮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

注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諏謀也士賤職衰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

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  
故用生人食道饋之也天子諸侯饋孰以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  
敖氏繼公曰特牲謂家也士祭用三鼎  
乃以特牲名之者主於牲也少牢放此  
張氏爾岐曰不諏日者不預諏前月下旬之丁巳以筮來月上旬之丁巳但可  
以筮則筮而已自此以下筮日筮尸宿賓視濯與牲凡五節皆祭前戒備



事之

蕙田案周禮司尊彝云其饋獻用兩壺尊鄭云饋獻謂薦熟時是饋獻即饋熟之事賈氏乃云天子諸侯饋熟已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誤也

及筮日主人冠端元即位於門外西面注冠端元元冠元端門謂廟門疏不元端則

朝服然則元端一冠冠兩服也

敖氏繼公曰士筮當朝服今乃元端者不可喻其祭服也

陳氏禮書郊特牲言作龜於廟宮則天子諸侯不在廟門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於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注所祭者之子

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

敖氏繼公曰是時子姓而下之服亦元端統於主人也

盛世佐曰先子姓而後兄弟者子姓據所祭者而言兄弟據主祭者而言凡同姓者曰兄弟不必與主人同昭穆

欽定義疏子姓者依主人之嗣子立文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重適觀下文嗣舉奠而兄弟不得與焉祭畢有餼嗣為上而兄弟不敢躡焉此所以退兄弟於子姓之後也歟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注士之屬吏也疏左傳云士有隸子弟謂此言為屬吏

蔡氏德晉曰東面賓位也此時未有賓故有司羣執事皆如賓位

席於門中闌西闕外注為旅人設之也疏士冠禮云筮與席所

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注筮人官名筮謂著也宰自主人

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

某子尚饗注率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贊命由左者為神求變也士祭

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

敖氏繼公曰來日某亦謂丁若已也不言以某妃配變於大夫之筮辭也若其祝辭則亦當言之

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

以示主人注主之筮者坐著筮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於主人占曰吉注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注遠日旬之外日宗人告事畢

蕙田案以上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注三日者宿賓視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德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

欽定義疏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所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者也其有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尚質也吉祭則筮尸矣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而喪祭有

女尸何也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為尸也吉祭而後同凡有辟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備則無尸者有之若吉祭則不可無尸無尸是殤之也子孫而殤其祖考焉可乎

蕙田案以上筮尸

乃宿尸注宿讀為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

蔡氏德晉曰宿感宿宿戒也蓋在祭前二日

主人立於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於主人之後北面東上注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子姓立於主人之後上當其後尸如主人

服出門左西面注不敢南面當尊

郝氏敬曰北面事神之禮出門左迎賓之禮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注順

主人再拜尸答拜注主人先拜尊尸疏下文宿賓賓先拜主人乃答拜今此尊尸是以主人先拜也按少牢宿尸祝先釋辭訖

尸乃拜此尸答拜後宗人乃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  
擯辭者士尸卑大夫之尸尊  
**曰吉敢宿**注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幸  
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  
**祝許諾致命**注受宗人辭許  
之傳命於尸始宗人視北面至  
**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注其許亦宗人受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

**尸入主人退**注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

**蕙田案以上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  
**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蒞之敢宿**注薦進也蒞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

**拜主人退賓拜送**

高氏愈曰古人祭祀必立賓者欲其代主人而娛尸賓之來也亦若為助祭執事之意故主人獻尸而賓長以肝從主人致爵主婦而後獻於賓以其昔以養尸為主而意不重於賓故也  
盛氏世佐曰案以上二事皆祭前二日為之即筮尸之明日也及云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非

**蕙田案宿賓與宿尸同日而宿尸不與筮尸**

同日盛氏之說是也少牢無宿賓故筮尸宿尸得同一日有宿戒尸在前期三日故筮尸在前二日反後特牲之一日

**蕙田案以上宿賓**

**厥明夕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有甬**注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古文甬為密疏少牢陳鼎在門東此當門士車避大夫也  
**楸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注順猶從也楸之制如今大木鑿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注其西楸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楸以其生  
寢其左以其用人  
向右將祭故也  
**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邊劍在東**

**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

敖氏繼公曰豆邊劍蓋在東房之東墉下士家亦有左右房於此見之矣

**欽定義疏東房對西房而言謂此所陳在東房之東可也**  
**也以房中之東為東房不可也東房在正室之東夾**

室又在東房之東若夾室之北則北堂下之東矣鄭氏以夾室之北一架通為東房非也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於門東如初注初筮位也賓及眾賓即

位於門西東面北上注不蒙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宗人祝立於賓西北

東面南上注事廟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眾賓

眾賓答再拜注必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眾賓從

即位於堂下如外位注為視濯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

邊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濯概也不言致調者省文也東北面告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注為視牲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

注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霜告絜注備具請期曰羹飪注內謂之羹飪熟也謂明

日質明時而曰肉熟重豫勞賓注質明時而曰肉熟重豫勞賓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欽定義疏助祭者統言之皆曰執事經云執事之俎陳

於階間是也自子姓兄弟而外統言之皆曰賓下經

獻酬諸禮長賓長兄弟以下各分兩行是也其公有

司私臣亦在賓內而另分二列於下則又以貴賤殊

之公有司在西繼賓黨也私臣在東則以其私也而

主道統之所以主人及子姓兄弟如初而賓以下不

如初也

蕙田案以上陳鼎拜賓視濯視牲告期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注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

如初則其餘有不元注端者側殺殺一牲也主婦視饔饔於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饔宗婦為之饔饔

注南齊於坵古文館作禧周禮作饔亨於門外東方西面北上

注亨者也煮豕魚腊以饗各一羹飪實鼎陳於門外如初注初視

於戶東元酒在西注戶東室戶東元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尊

實豆邊劍陳於房中如初注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執事之俎陳於階

間二列北上注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盛兩敦陳

於西堂藉用萑几席陳於西堂如初注盛黍稷者宗婦也尸盥

匱水實於槃中篔巾在門內之右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

西上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郝氏敬曰篔竹器以盛巾在廟門

內右內以西為右尸入於此盥手蕙田案門內之右註疏以為門東郝氏以為

門西盛世佐云案下經云尸入門左北面盥

則槃匱之屬在門內之西明矣門西曰右者

從堂上視之也必在門西者取其便於尸盥

且與洗位相變也郝說得之注疏非

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注為神敷席也主婦纒笄宵衣立於房

中南面注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纒笄首服宵衣屬也此衣染

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敖氏繼公曰大夫妻祭服祿衣侈袂則此宵衣乃次於祿衣者耳纒笄

士妻首飾之常言之者見其無異飾也凡婦人助祭者與主婦同服

蕙田案內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不

同者尊則有降卑則無降也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於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

具注具猶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於初注初視佐食北面

立於中庭疏下記云佐食當事則尸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謂無事時

蕙田案以上祭日主人主婦陳設拜賓即位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注祝先入接神宜在

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

蕙田案祝先入謂入於室

主婦盥於房中薦兩豆葵菹蜩醢醢在北注主婦盥於內洗

至東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注命之盥出當助主人降及賓盥

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

鼎除甬注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鮓腊用康士腊用兔 醴東為右人西為左人右人尊入時在鼎前左人卑入時在鼎後又盡載牲體於俎又設俎於神坐前賓主當相對為左右以賓尊不載牲體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賓為右人而使執事在左而載也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注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七載備失脫也禮記曰杜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杜畢同材明矣今此杜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

鼎西面錯右人抽局委於鼎北注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 贊者錯俎加匕注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

乃杙注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 佐食升所俎鼎之設於阼階西注所謂心舌之

入復位俎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注卒已也己載畢亦加焉 主人升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

蕙田案俎入謂自阼階入陳室中無竝曰特主婦設兩敦黍稷於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於豆南南

陳注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

祝洗酌奠奠於鉶南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卻於敦南出立於戶西南面注酌奠奠其爵屬少牢饋食禮啟會乃奠之 主人再拜稽首祝

在左注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為主人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尚饗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陳氏禮書此未迎尸之前陰厭也陰厭西南與奧室之闕故曰陰席東面

蕙田案以上主人主婦及祝佐食陳設陰厭

祝迎尸於門外注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 主人降立於阼階東注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而已出迎則為厭

蕙田案注厭字是君厭臣尊厭卑之義敖氏欲改為屈其義反狹

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巾者不授巾 尸至於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注延進在後

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 尸至於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注延進在後

器所謂詔有武方者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疏案士虞禮祝前鄉尸被祝居尸前道之此則在尸後詔之故云延

蕙田案尸升入者升升堂入入室

蕙田案以上尸入

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注安安坐也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

如初注饗勸強之也且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為孝薦

孔氏穎達曰祝先奠爵于

祝命授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揆於醢祭於豆間注命詔尸也按祭祭神食

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授讀同耳揆醢者染於醢

陳氏禮書尸墮祭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

欽定義疏墮祭之祭黍稷也肺也其授之則佐食也命

之授則祝也祝命佐食非命尸也大約尸先祭豆而

祝即命佐食取黍稷肺授祭士虞立文甚明此經祝

命佐食墮祭尸於是先祭豆正欲與授祭之節相接

耳鄭注命為命尸非命佐食似與前說相悖

蕙田案按或作墮或作綏皆通用敖氏以為

授字之誤則非授祭事在下文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

尸奠觶答拜注肺祭則肺也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芳者齊敬其之唯恐不美告之以美達其心明神享之祭釧嘗之

告旨主人拜尸答拜注釧肉味之有榮和者曲禮曰客祭羹主人辭不能亨祝命爾敦佐

食爾黍稷於席上注爾近也近之便口之食也設大羹清於醢北注大羹清非盛者也士虞禮曰大羹清自門入入文清皆為汁舉肺脊以授尸尸

受振祭齊之左執之注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乃食食舉注舉言食

者明凡解體皆連肉

盛氏世佐曰乃食食黍也舉即肺脊

主人羞所俎於腊北注所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尸三飯

告飽祝侑主人拜注三飯古餉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大夫士廟祭

五禮集卷一百一十一  
佐食舉幹尸受振祭齊之佐食受加於所俎舉獸幹魚

一亦如之注幹長脊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

尸實舉於菹豆注為將食庶羞舉謂肺脊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

有醢注庶眾也眾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四豆者膳炙裁醢南上者以饒炙為上以有醢不得淨也

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禮再成也

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禮三成

者獸骼魚一也

舉肩及獸魚如初注不復飯者三三者土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

次舉脊即卻也後舉骼即下紿也終舉肩即前也前者牲體之始後者牲體之終

盛氏世佐曰注云自上而卻下者謂由脊而及脅也云紿而前者謂由骼而及肩也卻猶退也紿猶屈也疏分句似未審

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注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所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為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

正脊一骨長脊一骨及膷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个者此讀然

楊氏復曰今被前已舉四體外个宜盛臂也橫脊短脊故知所釋者惟此耳

舉肺脊加於所俎反黍稷於其所注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

蒙氏繼公曰此蒙佐食之文

蕙田案以上尸食九飯

主人洗角升酌醕尸注醕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醕者尸既卒食又卻頭衍

角加人事略者今文醕皆為酌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

注肝肝炙也疏直言肝從亦當如少牢賓長羞牢肝用組縮執組肝亦縮進未縮在右此不言文不具也

孔氏穎達曰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骨體陳於俎既獻酒即以燔炙從之非尸賓常組故為從獻

尸左執角右取肝擣於鹽振祭齊之加於菹豆卒角祝

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注曰送爵者節主人拜

蕙田案以上主人酌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注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古文醋作酢主人拜受角尸

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按祭注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撤主人佐食授之按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

欽定義疏宗廟之中尸最尊主人次之主婦又次之其



墮祭得如尸禮目祝而下則僅有離肺而無祭肺蓋犧牲柔盛惟主祭者得與所祭者其之者也故其按祭也同祭而攝則不敢行此禮所以重宗尊適而別乎正主也

蕙田案敖氏謂此按字因與授字相類而衍然案少牢饋食尸醋主人時上佐食以按祭皆祭尸食此以授字代以字耳按字非衍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注：聽猶待也受福日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以長大之福也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尸答拜注：詳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於左袂挂袂以小指者便卒角也少牢饋食曰與受黍坐振

敖氏繼公曰詩字未詳或曰敬禋之意內則曰詩負之是也

主人出寫啻於房祝以遵受注：變黍言啻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啻啻者農力之成功蕙田案少牢言啻黍此單言啻語有詳略耳無異義

蕙田案以上尸酢主人報

筵祝南面注：主人自房還時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注：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

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齊之興加於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揆於鹽振祭齊之加於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於篚升入復位疏：按上獻祝有俎此獻佐食不言俎者上經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鄭注云執事謂有司以佐食亦在有司內者下記云佐食俎獻

折奇脅也又下經賓長獻節鄭注云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若少牢獻佐食俎即設於兩階之間西上大夫將賓尸故即設佐食俎至於賓尸時佐食無俎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注亞次也次猶貳主婦祝獻不夾拜者士妻儀俯耳

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注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於主人北西面宗婦執兩邊戶

外坐主婦受設於敦南注兩邊棗栗棗在西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

酒啐酒注邊祭棗栗之祭其祭之亦於豆祭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齊之反

之注燔炙肉也一唯云反當羞燔羞燔者受加於所出注出者俟後事也一疏謂俟主婦獻祝之時更於祝

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注送者送卒爵酢如主人儀注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

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注盛世世佐日男女不相讓爵此不言爵文省也注云辟內子似泥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按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

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注無按祭示親祭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簡也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

蕙田案以上主婦亞獻尸尸酢

獻祝邊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於房注及佐食如初

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蔡氏德晉曰以燔從者兄弟之眾

蕙田案以上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注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百

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於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主人致爵於主婦四也

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於主人九也又致爵於主婦十也賓受主人酢十一也

敖氏繼公曰如初謂尸拜受主人拜送也尸於舉酌之末亦欲主人而下皆受舉爵之禮故止爵以見其意於是主人主婦交相致爵既而遂獻賓以至於私人而終尸意焉

蕙田案以上賓長獻尸爵止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席於戶內注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大夫士廟祭

受爵主婦拜送爵

注主婦拜於北面也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邊

注初贊亞獻也主婦薦兩豆邊東面也

俎入設

注佐食設之疏有司下大夫不償

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齊之

興加於俎坐挽手祭酒啐酒

注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

手者為絕肺染汗也忤肺不挽手疏提酒絕也

肝從左執爵取肝揆於鹽坐振祭齊之

宗人受加於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

注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

備再從而次之亦均 獻尸兄弟以燔從今一酌而肝燔從則與尸等故云亦均

主婦答拜受爵酌

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

婦出反於房

敖氏繼公曰酢不易爵者禮婦人承男子後多不易爵則其自酢又可知矣

蕙田案以上主婦致爵於主人自酢

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

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

酌醋卒爵降實爵於篚入復位

注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疏篚實一爵一尸

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讓

敖氏繼公曰主人於主婦亦謂之致爵者夫妻一體也主婦席南面變於大夫

不賓尸之禮也亦拜受於席豆亦兩豆兩邊俎牲俎也從獻肝燔也皆如主人

謂其受爵以前之禮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致爵於主婦自酢

三獻作止爵

祝及佐食洗爵酌致於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

於主人卒復位

注洗乃致爵為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

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

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

楊氏復曰案上文賓三獻尸止爵不舉飲未得獻祝與佐食待主人主婦致爵

又醋神惠已均賓乃止爵尸卒爵酢賓賓遂獻祝與佐食事之序也又案上文

主婦獻皆至祝佐食而止今賓獻祝佐食畢又致爵於主人主婦故洗爵致為畢事新之也

欽定義疏少牢賓尸賓酌致主人而不致主婦不賓尸

則賓致爵於主婦此則主人主婦交致爵而賓又致主人致主婦皆禮之互變也善事親者能得人之歡心以事其先主人不先獻賓而賓先致主人何也以祭言之則賓在三獻之列而諸在庭中者不敢竝焉以分言之則卑者也且立賓所以事尸尸方欲行室中之惠則賓之致爵亦所以善承尸意也夫而後室中之禮成而庭中之禮起矣

蕙田案以上賓作止爵尸酢賓賓獻祝佐食致於主人主婦自酢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注拜賓而洗爵為將獻之如初視眾賓答再拜者

蕙田案敖氏謂初謂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此與註答再拜之文不同案鄭據本篇陳

鼎拜賓時文敖據有司徹文彼大夫禮與士有異仍當依鄭

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注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卑則不尊階主人在右統於其位

薦脯醢設折俎注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略云折俎非貴體也士賓幣眾賓儀公有司設之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於俎坐掬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

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於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注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於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為之與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長自酢

眾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於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於篚注眾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人之答拜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三  
敖氏繼公曰辯謂皆有薦俎也其薦俎亦於每獻一人則設之備答拜謂悉答之也其拜亦在每人受爵之後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眾賓

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

注為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與之就

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日澄酒在下 疏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者獻是嚴正故得與神靈共尊至此旅酬禮襲故不敢酌上尊

欽定義疏加勺亦南枋北面酌也與堂上之尊同庭中

凡四尊尊必朋設東西階下分賓主人黨也宗廟之

禮尊者主於敬親者主於愛以敬為主故酌尸而不

敢酬況於旅乎少牢不賓尸亦獻而止矣少牢賓尸

而後尸舉旅行酬則殺乎正祭矣以愛為主故尸加

爵而爵止亦欲與於祭者之無不醉也況主祭者乎

一舉觶為旅酬始再舉觶為無算爵始而凡鄉飲射

燕合情同愛之禮皆視乎此矣

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

注先酌西

方者尊賓之義

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

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

注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

蕙田案酬賓卒觶主人酌而自飲以導賓飲

也下賓取觶奠之為旅酬時取以酬長兄弟

主人奠觶於薦北

注奠酬於薦左非為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

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於薦南揖復位

注還東面就其位薦西奠觶薦南明將舉

敖氏繼公曰復位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也

張氏爾岐曰設尊酬賓以啟旅酬

蕙田案復位敖說為是疏云揖復位則初奠

時少南於位可知未是

欽定義疏獻酢三者具而禮成故獻之禮成於酬賓

注禮記卷之二十一 大夫士廟祭

七

主之正禮然也此主人酬賓所以成獻賓之禮少牢  
下篇亦酬尸以賓尸在堂則以賓禮事之也特牲但  
酬賓而已尸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之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長賓奠饌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如賓儀注酬賓乃獻長兄弟者  
獻之禮成於酬先成賓

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  
胥設於位私人為之與

敖氏繼公曰如  
賓儀兼酢言

洗獻眾兄弟如眾賓儀注獻卑而必為之洗者顯神惠此  
言如眾賓儀則知眾賓洗明矣

敖氏繼公曰以承已  
自酢之後故須洗之

蕙田案記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眾兄弟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胥膚一離肺  
一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私  
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詳見上文獻賓

條此不重出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長兄弟自酢洗獻眾兄  
弟

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眾兄弟之儀注內兄弟內賓宗婦也  
如眾兄弟如其拜受坐

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內賓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略婦人也有司徹  
日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南面拜受爵 疏云內賓宗婦也者此總云內兄弟下  
記云內賓宗婦案彼注云內賓姑姊妹宗婦族  
人之婦若然兄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為兄弟也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

卒爵降實爵於篚入復位注爵辨乃自酢以初不殊其  
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內兄弟自酢

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

注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為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于主人主婦 疏  
如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獻十一爵此兄弟之長加獻唯有六爵以其  
闕主人主婦致爵并酢四爵及獻佐食五唯有六在者洗觚為加獻一也尸酢  
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于主人四也致爵于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  
敖氏繼公曰無從謂所獻所致者皆無  
播也無從則不啐酒而卒爵亦其異者

欽定義疏加爵之義有二一比於侑食勸飽之意一使

長兄弟眾賓長得以伸其敬也及祝而不及佐食者  
佐食與旅而祝不與旅非但禮殺而已加爵而後致  
爵亦所以伸敬於主祭者也加爵用觚所以別於正  
獻也致爵於主婦既乃更一觚以自酢故篚實二觚  
焉酢訖降奠於篚

蕙田案以上長兄弟為加爵

眾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

注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 疏庭賓及兄弟雖得一獻未得旅酬其已得三獻又

別受加爵故停之使庭行旅酬

陳氏禮書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士加爵三而下大夫加爵一者厭降也

欽定義疏大夫賓尸尸作三獻之爵遂繼之以旅酬是  
尸自行其惠於廟中也士不賓尸則尸不出堂而行  
旅酬之禮矣故於加爵而爵止所以示致惠之意而  
使上下同其愛內外致其忱至於既醉而止也蓋三

獻以申敬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獻焉斯以廣敬  
也加爵以盡歡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酬焉斯以  
合歡也

蕙田案以上眾賓長為加爵爵止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

注嗣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

舉奠辟諸侯 疏奠者即上文祝酌奠奠于銅南是也

欽定義疏大夫辟君士卑不嫌此通例也但天子諸侯  
所以有上嗣受爵之禮者以天子諸侯繼世為君而  
卿大夫不世爵故其嗣子不遽行舉奠者不敢以卿  
大夫自居也士之子為士者家有之故其嗣子得行  
舉奠禮亦即乎人心之安焉耳

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  
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拜尸備答拜焉

注食肝受尊者賜不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其文耳古文備為復 疏食若不盡直云嚼之而已

郝氏敬曰尸備答拜者重繼體每拜皆答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

出復位 注啐之者答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神之 莫躡嗣齒于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 敖氏繼公曰舉奠酌以進尸反尸之 奠躡耳尸祭啐奠之如初禮新之

欽定義疏以傳宗廟之重言之曰受重以承祖宗之貺  
言之曰舉奠祭祀之陳饌以奠而成嗣舉奠則雖在  
子弟之列而已付以他日祭祀之事矣其舉奠必在  
加爵爵止之後何也加爵則室中之禮將畢矣若待  
旅酬而後舉又無以行吾敬也惟於爵止而舉奠可  
以明前人之保佑其子孫焉於其舉奠而洗酌又可  
以明祚允之致孝其宗祖焉其序在長兄弟加爵之  
後而又在兄弟弟子舉觶之先情深而文美也

蕙田案以上嗣舉奠

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

弟如主人酬賓儀

注弟子後生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旅酬前主人酬賓已舉西階一觶此弟子復舉東階一觶皆為旅酬啟端因於此時告祭設羞先旅西階一觶加爵者即作止爵次旅東階一觶又次旅東西二觶而神惠均於在庭矣

蕙田案以上弟子舉觶於長兄弟

宗人告祭齊

注齊組也所告者眾賓眾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組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雜肺不言祭豆可知

欽定義疏注謂眾賓眾兄弟內賓則佐食亦在其中矣  
祭齊使之成禮又因以為羞庶羞之節也燕禮之祭  
薦者大夫而已既脫履升席故先羞而後祭所以安  
之也此則凡在庭中者皆祭焉又不獨薦而有俎故  
必先祭乃羞也告必宗人何庭長也

乃羞

注羞庶羞也下尸載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



蔡氏德晉曰禮庶羞不踰牲  
則此羞即當以豕肉為之

欽定義疏天子諸侯正祭百物備故賓長受酢後薦尸  
以羞豆羞籩至繹祭而後及於主祭與助祭者楚茨  
之詩曰為豆孔庶為賓為客毛傳以為繹而賓尸及  
賓客是也大夫正祭羞於尸庶羞四豆至賓尸則尸  
侑主人主婦內羞庶羞兼有之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亦有庶羞不賓尸羞於尸亦庶羞四豆致爵後尸祝  
主人主婦內羞庶羞兼有之賓兄弟以下則無士羞  
於尸亦庶羞四豆祭胥之後祝主人以下有庶羞而  
皆無內羞所以明隆殺之等也祝主人以下必有庶  
羞何也禮無酬而不羞者雖鄉飲射一獻之禮亦有  
之是皆為飲酒設也

蕙田案以上祭胥乃羞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注薦南奠

此盡實解於雝論行旅酬之問作止爵之事但此特性之禮堂下行旅酬並無算爵在室中者不與旅酬之事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

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於其尊東面立長

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注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

爵以飲者酌已尊酬人之時酌彼尊是各自其酒故無算爵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各酌于其尊也長兄弟西階前北

面眾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注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於

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眾

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注交錯猶言東西

敖氏繼公曰交錯謂二黨互酬也

蕙田案此賓與兄弟旅酬張爾岐以為旅西

階一觶是也

蕙田案以上賓與兄弟旅酬

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注于旅酬之問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

禮記卷之三十一 大夫士廟祭

郝氏敬曰初眾賓長繼長兄弟加爵尸飲長兄弟爵不飲眾賓長爵以己受加爵而眾賓與兄弟酬未及今既旅及眾賓與兄弟尸可飲矣故加爵之賓長作祀其初止之爵請尸飲也

蕙田案此尸飲眾賓長之加爵

蕙田案以上眾賓長作止爵

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解於筐

注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解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解於筐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 疏奠解者即上弟子舉解於其長是也賓舉奠解於長兄弟行旅酬盡皆偏長兄弟舉解於賓行旅酬亦皆偏交錯省文

蕙田案此眾兄弟酬賓賓酬眾兄弟眾兄弟

與賓互相酬以徧張爾岐以為旅阼階一解

是也以上為旅酬正數以下為無算爵

蕙田案以上兄弟與賓旅酬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解於其長奠解拜長皆答拜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答

拜舉解者洗各酌於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解者皆奠

解於薦右注奠解進奠之于薦右非神惠也今文曰奠于薦右 疏自此盡爵爵在下自相勸故為非神惠故奠于薦右同于生人飲酒舉者奠于薦右也

敖氏繼公曰奠解薦右此為無算爵始

長皆執以興舉解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解於其所皆

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注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舉解于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

爵皆無算注算數也賓取解酬兄弟之黨此重言復位當復東西面位可知 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

敖氏繼公曰其儀之與旅酬異者惟不拜耳

張氏爾岐曰二解並舉為無算爵

蕙田案以上弟子各舉解遂無算爵

利洗散獻於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於筐注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

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謙于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 疏利與佐食乃有二名者以上文設俎啟會爾敦之時以黍稷為食故名佐食今

進以酒所以供養故名利利  
即養也故鄭云以今進酒也  
郝氏敬曰禮將終告利  
成故利終獻以成禮

蕙田案以上佐食獻尸祝

主人出立於戶外西南

正事尸禮畢

祝東面告利成

注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疏少牢云主人出立於阼階上南面祝出立於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此戶外告利成彼階上告利成以尊者稍遠於尸若天子諸侯禮畢于堂下告利成故詩楚茨云孝孫祖位工祝致告鄭注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于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尸謨祝前主人降

尸之儀士

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

注禮備矣虞禮備矣注祖所以載所俎少年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

徹庶羞設於西序下

注為將餞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

蕙田案以上祝告利成尸出

士得從周制耳祭統曰餞者祭之末也

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餞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餞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疏大夫異姓既用異代之器故少牢特牲皆用敦則同姓之士當同周制用簋

授舉各一膚

注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意不過族親古文養皆作餼而己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

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舊說云主人拜下養席南

若此者三

注丁甯戒之

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

注食乃祭餼禮

養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酌下養亦如之

注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舊說云主人北面授下養爵

主人拜祝曰酌有與也如初儀

注主人復拜為戒也與讀

五禮通考卷之三

大夫士廟祭

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醕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疏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見禮記禮運言此者戒嗣子與長兄弟及眾兄弟相教化相與以尊先祖之德也

兩養執爵拜注答主人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

爵於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注下養復兄弟位不復升也

上養即位坐答拜注既授爵戶內乃就坐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

受爵降實於篚主人出立於戶外西面注事饒者禮畢

陳氏禮書天子諸侯之養自君以至百官而燔胞翟鬮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于境內也大夫之養二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於臣也士之養舉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于其親也蓋養筵於室中就神位也用尸之養則施神惠也其禮則降與俟命而後升祭舉祭則然後食拜酌祭酒而後飲其位則上養東面下養不酢而先降上養酢而後出養之大略也然士養于其舉也戒之曰養有以也于其醕也戒之曰養有與也而大夫之養不戒士養受爵皆拜而大夫之養受爵不拜大夫之上養不親酢而親扱士之上養親酢而不扱何也大夫之養不戒以其非舉奠也受爵不拜以其非貴者也上養不親酢以其親扱也士之上養不扱此其降于大夫與

### 蕙田案以上養

祝命徹昨俎豆邊設於東序下注命佐食昨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邊徹禮略各有為而已設于東

序下亦將燕也祝執其俎以出東面於戶西注俎告利成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宗婦

徹祝豆邊入於房徹主婦薦俎注宗婦既立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

### 蕙田案以上徹俎

佐食徹戶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凡在南非用筵納一尊

佐食闔牖戶降注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戶闔而改饌為幽

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戶未入之前為陰厭矣曾子問曰傷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疏引少牢者見彼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雖而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案曾子問注云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之明者也凡言厭者謂無戶直厭飲神尸未入之前為陰厭謂祭于奧中不得戶明故名陰厭  
楊氏復曰案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注奧者隱與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  
陳氏禮書戶闔之後陽厭西北漏漏室之白故曰陽席南面

### 蕙田案陰厭陽厭之文見曾子問是孝子求

神非一處之意敖氏以改設未即徹去重其

為神之餘食蓋不主陽厭之說

### 蕙田案以上陽厭

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

於門外再拜注拜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疏云凡總解諸文主人拜送賓皆不答拜鄭注鄉飲酒云禮有終是也若賓更答拜是更崇新

敬禮故佐食徹俎堂下俎畢出注記俎出節兄弟及眾賓自徹而

不答也疏有司徹歸尸俯之俎不徹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鄭所以知歸賓俎者上文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明賓不自徹俎主人使歸之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鄭

注曲禮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以魯郊不致燔俎于大夫孔

子不脫冕而行士大夫家尊賓則使歸之自餘亦自徹而去也

蕙田案以上禮畢賓出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鞞注於祭服此也皆者

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

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容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鞞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

人服如初則固元端疏王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

鞞鞞與裳同色大夫朝服素鞞此緇鞞故云下大夫之臣

敖氏繼公曰緇鞞者其別于大夫助祭之賓與朝服

用元冠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于皮弁而尊于元端

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鞞注與主人

士之齊服有元端素端然則元裳上士也黃裳中

士襍裳下士疏士之齊服元端一而裳有三也

蕙田案以上記祭服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注榮屋水在洗東注祖天地

篚在洗西南順實三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注從統于堂也二

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及眾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立

也四觶一酌奠其二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

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

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李氏寶之曰賓獻尸之時爵止

主人當致爵于主婦故爵二

敖氏繼公曰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為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婦既則更之以酢

于主人也四觶者其一奠于神席前其一乃主人以奠酬于賓其一乃眾賓長

加爵于尸其一乃爵止而未舉之

時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者也

壺枌禁饌於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

用裕即位而徹之加勺注覆壺者盂瀝水且為其不宜塵翳用裕以其

神戒也疏枌之與禁因物立名大夫尊以厭飲為名士卑以禁戒為稱復以有

蕙田案枌禁所以承尊不止承壺敖氏謂壺

楸禁殿壺之楸禁也非是

邊巾以綌也繡裏棗栗擇注邊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

劔笔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昔注苦苦菜也昔葦屬乾之冬滑于葵棘心七刻

注刻若龍頭

敖氏繼公曰喪祭七用桑吉祭七用棘者喪祭吉同吉棘聲近故也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饔爨在西

壁注饔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椽樑在南疏善說者按爾雅釋宮曰檐謂之檐孫氏云謂屋椽周人謂之椽齊人謂之檐謂承椽行材所

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於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注縮

橫割之亦勿殺立縮順其性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疏云載心立舌縮俎者少牢云云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殺其載于所積之此言縮俎者彼言橫據俎上為橫此言縮據鄉人為縮是以少牢云皆進下是也

敖氏繼公曰既實牲體于鼎乃制此而實之于其上載謂載于所俎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注東堂東夾之前近南

之薦也

蕙田案以上記器物陳設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滄沃執巾者

在匱北注匱北執匱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滄沃稍注之今文滄作激

郝氏敬曰流滄曰沃細濯曰滄

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注宗人代授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注辟位

蕙田案以上記尸入盥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注用宜鹽也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

則中庭北面注當事將有事而未至凡祝呼佐食許諾注呼猶命也

蕙田案以上記執事者之節

宗人獻與旅齒於眾賓注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敖氏繼公曰佐食已酬于室中故獻兄弟時不與而但與其旅酬也

蕙田案以上記宗人佐食獻旅之次

尊兩壺於房中西牖下南上注為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內賓立於其北

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

為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于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

西面注西面者異于獻也男子獻于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

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宗婦之婦亦取奠于其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

解酬宗婦之婦亦取奠于其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於戶外授主婦注亦交錯以辯皆不拜略如鄉射無贊薦之儀也

蕙田案記內賓宗婦皆殺胥膚一離肺一詳見上文獻眾賓條不重出宗婦贊薦者云云

其儀已見於經而記復著之敖氏謂蓋備載其所聞耳

蕙田案以上記房中及宗婦贊薦之事

尸卒食而祭饔饗雍饗注雍執肉以尸享祭禮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

口潘燎于饗大饗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瓶職主宮饗水饗亨之事以供外內饗故使之祭饗饗也云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

云盆瓶知之

蕙田案以上記祭饗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注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

為禮乃去之蕙田案以上記賓送尸之節

尸俎右肩臂臠肫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注尸

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既于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

脊二骨長脊二骨者將舉于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祖疏少牢正體之數十一  
若牢並骨并數則十七放而不致致至也禮器注云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皆有  
放象諸侯山龍以下至日月星辰卿大夫又不山龍此士併骨二數乃得十一除  
此唯九而已亦是放而不至也凡俎食之數有九有七有五有奇數以其鼎俎奇  
故實數亦奇而相稱也少牢大夫禮三脊脊俱有此但有二體股于大夫也等貶  
牲體不貶正脊者不齊其正長脊亦不貶者義與正脊同尸食未飽不欲空神祖  
此脊與脊二骨本為饌厭厭所設也 **膚三** 厭飲一也  
無骨曰膚 郝氏敬曰肉

**離肺一** 注離猶挫也小而長午割 **剝肺三** 注為尸主人主婦  
祭今文剝為切 **魚十有五** 注魚  
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于月十有五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  
卑同此所謂經而等也 疏云魚水物以頭枚數者對三牲與腊以體數也經而  
等體器注云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為父 **腊如牲骨** 注不但言體以  
母二年是也引之者諸魚數亦尊卑同也

**祝俎髀脰脊二骨脅二骨** 注凡接于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  
禮羊豕各二體 疏云祝俎直云脊二骨謂代脅也以尸俎無脰脊祝則有之尸  
俎無代脅祝俎有代脅可知云凡接于神及尸者祝俎佐食賓長兄弟宗人之等  
是也知皆三體者下佐食俎數折脊脅也賓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故知皆三體也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骨者是尊祝也佐食已下卑無加故下  
注云三體卑者從正是也云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二體者二牲各三體共六體  
禮不奇者通脂脾為七則亦奇數也以其體既兩體屬於尻不殊故為一體 **膚一**

**離肺一** 併者一亦得奇 名臂左體臂 **膚一離肺一**

**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注主人尊欲其體得禮  
之加數五體又于其可

**主婦俎** 注餘謂脊 折散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分左肱 其餘如阼

**佐食俎** 注餘謂脊 折散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分左肱 其餘如阼

**賓骨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注賓左體也賓俎全體  
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 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

敖氏繼公曰凡骨與骨連連乃為全體上記兩見散折則  
此略亦非全體矣不言略折者以其可知不必言也

**眾賓及眾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敬骨** 注又  
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敬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二者禮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  
肉曰敬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

五豐夏長二巨大夫士廟祭 三



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上之屬。命于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疏接神謂長兄弟及宗人。已上俎皆三皆有。膾肺曰宗賓。已下折體而已。不接神及尸。膚一離肺一。賤無獻。故也。宗人雖不獻。執巾以授尸。亦名接也。

蕙田案以上記俎實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眾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注獻在後者賤也。祭配有上事者貴之。非執事者。在。有司羣執事。中入門列在東面為眾賓。餘者在門西位不執事者。賤于執事者。故曰有上事者貴之。宗人獻與旅齒于眾賓。則公有司為之佐食于旅齒于兄弟。則私臣之中擇為賓使為佐食是也。但賓俎公有司設之。兄弟皆私人為之。然則公有司私臣薦俎皆使徒隸為之。與按祭統云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此不見昭穆位者。主人眾兄弟非昭穆乎。故彼注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之眾兄弟也。羣有司猶眾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是也。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何故然也。案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不以姓。其獻之亦以官。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是也。以此差之。知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

蕙田案以上記公有司私臣位及受獻之次

右儀禮特牲饋食禮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

